

格雷马斯叙事学视域下电视剧《山海情》的研究分析

张慧芳

(临沂大学 山东省 临沂市 276000; 韩国南首尔大学大学院 在读博士 31020)

摘要: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国家推进扶贫、福建的对口帮扶的政策背景下,西海固的人民搬迁、脱贫,一步步走出大山,走出贫困,走向幸福的故事。该剧自开播以来,观众好评度和网络讨论热度节节攀升,豆瓣评分9.4分,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本文以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提出“行动元模式”“符号学矩阵”理论为切入点,对《山海情》进行解读,揭示剧目的叙事内容内涵和主题架构方式,帮助观众更好地领会影片的叙事魅力。

关键词:格雷马斯;《山海情》;行动元模式;符号学矩阵

《山海情》是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组织指导,正午阳光出品的扶贫电视剧,孔笙、孙墨龙联合执导,黄轩、张嘉译、闫妮等主演,此剧在现实主义题材上发力,讲述了西海固人民脱贫致富的故事。2021年1月此剧一经播出便赢得超高收视率,获得了现象级的成功,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北青网评论中提到“该剧自开播以来,凭借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精炼有力的叙事手法,真实细腻的人物形象,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观剧。”[1]作为2021年开年高分电视剧,探究《山海情》创作中的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理论中提出了“行动元模式”及“符号学矩阵”,本文将以此为研究视角,对电视剧《山海情》进行分析,解析电视剧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一、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

格雷马斯(1917—1993, Algirdas Julien Greimas),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是今日符号学研究意指分析方向或符号学语义学的主要代表。作为符号学理论四大体系之一的格雷马斯符号理论系统,在电影、人类学、哲学、历史等学科中都引起了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方面的重要变革。

在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格雷马斯继承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普洛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普洛普是探索“故事”结构的先行者,研究了故事形式,进而理清了故事结构。他对100例俄国童话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后,归纳了6个基本的叙事阶段,即准备阶段、深入阶段、遣派阶段、搏斗阶段、返回阶段、承认阶段。他所抽象出来的行为角色和功能体现了故事事件的共性,为故事系统分类提供了依据。列维-斯特劳斯(L-XtrauXX)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整体性和二元对立”的结构观,他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把婚姻习俗、饮食方式、亲族关系、图腾观念等等,都放到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分析,并发现了它们的深层结构和价值。[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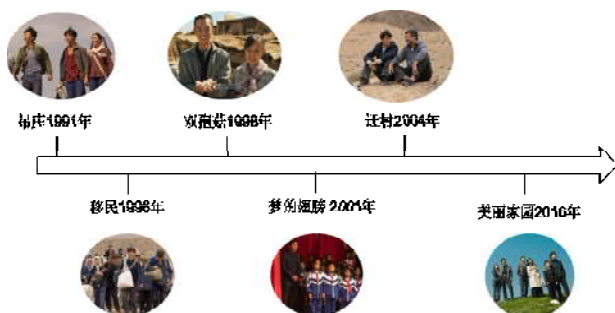
格雷马斯按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的模式改组了普洛普的理论,将横组合和纵组合两种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由此提出一套普遍的叙事规则。同时,他还从逻辑学中汲取了养分,格雷马斯为理解叙事作品总体结构而建立行动元模式与符号学矩阵,并认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深层结构可看作是从叙事文表层结构“约简”而来,但它在逻辑上是先于文本的,它是叙事的原初表达形式,在组化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格式各样的文本。

二、《山海情》的表层结构

电视剧《山海情》以“变迁”为主要叙事线索,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全剧呈现出厚重、深沉的时空艺术风貌。《山海情》的故事时间始于1991年,25年的更迭变化,故事停在2016年,在剧目的事件阶段中,可以分为六个叙事程序进行:吊庄1991年,移民1996年,双孢菇1998年,梦的翅膀2001年,迁村2004年,美丽乡村2016年,从贫穷的涌泉村到生产和生活都欣欣向荣的闽宁镇,曾经的孩子结伴逃出大山,如今他们的孩子奔跑在青山绿水间。[3]《山海情》整部剧分为六个叙事程序进行:

第一部分,吊庄1991年。马得福从农机站调来工作,与张树成一起欲追回搬迁吊庄又跑回涌泉村的村民。张树成、马喊水、马得福开始做村民的思想动员工作,可是村民们却嫌弃那里条件太过艰苦,根本不适宜人居住的。马得宝、李水花一行年轻人却计划着逃离穷困的村庄,他们赶了一路终于见到了火车,而马得福也骑着自行车匆匆追了上来。马得宝在马得福严厉斥责下回了家,可当看着眼泪汪汪的李水花,马得福心软了。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她,并不舍的叮嘱她去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马得宝回家后被父亲马喊水暴打了一顿,这时传来安家又打人的消息,马喊水和村民们去查看情况。李水花突然回来,看到马得福后不由得红了眼眶,却露出了笑容。李水花向父亲李老栓跪下,冷静地说自己决定嫁去苦水村,便晕了过去。马得福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似的难受,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最后在水旺爷爷的支持下,部分村民同意了搬迁。

第二部分,移民1996年。戈壁滩上建起了数十个移民安置区,玉泉营吊庄移民区也改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大山里的村民们也在源源不断赶来。麦苗坐在赶往吊庄的车上,心中十分期待见到得宝。下了车,还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安置区,不巧路上遇到了沙尘暴。大家赶紧聚在一起,男人们围在孩子和女人的外面。戈壁滩上慢慢建起村庄,但是村子的供电问题没有解决,马得福对张所长软磨硬泡,水花带着丈夫和孩子,主动移民来金滩村,村民人数够了,村子解决了供电的问题。马得宝一行扒火车,尕娃走丢,得宝私自去新疆找尕娃。陈金山来玉泉营负责扶贫工作,福建宁夏对接,白麦苗去福建打工,闽宁村开工建设。



图一：电视剧《山海情》的六个叙事程序

第三部分，双孢菇 1998。按照扶贫工作的安排，闽宁村开展技术扶贫。陈金山为此专程去邀请著名的凌一农教授，发展庭院经济，让无法出去打工的人在家种蘑菇也能挣钱。马得宝回到吊庄，在得福的讲解后马得宝开始学种蘑菇，跟随凌一农学习建棚、种蘑菇，水花也跟着学习。马得宝种的蘑菇有了收益。见种蘑菇这么赚钱，李大有命令儿子水旺盖大棚，种蘑菇种。得宝给水旺出主意，让他先帮大家拉货赚盖棚的钱，然后在慢慢种蘑菇挣钱。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蘑菇。在福建打工的白麦苗经过不断的苦练和努力通过了工厂的考核，却因为去海边晚归被罚，但在抢救生成物资的时候事迹突出，被树为典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种菇，菇价出现下跌，凌教授召开了紧急会议，带领小组成员们一起想办法寻找销路。而此时李大有闹事，李水旺因贷款压力出门打工，李大有一气之下烧了菇棚。麻副县长不考虑实际情况地下达开现场会的命令，了解到双孢菇滞销的事实后，仍然粉饰太平，向上级隐瞒实际情况，大搞形式主义，不重视解决问题。得宝看着发烂的蘑菇无可奈何。得福让得宝收拾收拾大棚，等着现场会的领导们视察。得福让村民们放心，自己一定会让蘑菇卖出去。村民们选择相信得福，收拾着村里的各个角落。会上，马得福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不顾麻副县长的威胁，实话实说，指出了种菇面临的实际状况和迫切问题，雷厉风行的杨书记当场表示要解决问题。

第四部分，梦的翅膀 2001 年。白校长拦下了不到十六岁的学生海春玲去福建打工，白校长确遭到她父母的嫌弃。几个学生给白校长写了信，诉说自己想要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的决心。失落的白校长跟得福喝酒，得福说外出打工也有好处的话激怒了白校长，得福被他赶走。而此时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郭闽航怀着一腔热情自愿调到玉泉营的移民小学当老师，白校长对他的态度却不冷不热，认为他的学校需要的不是来了就走的支教老师。白校长去教育局解决问题无果，还被劝说要积极配合合唱比赛，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带孩子们参加合唱比赛。面对着一双双热切的眼睛，白校长决定不顾人数限制，全员参加。为了购置参赛穿的校服，白校长卖掉了麦苗工厂捐赠的四台电脑，还用所得的钱修整了操场。

第五部分，迁村 2004 年。涌泉村整村搬迁成难事，张树成让得福回涌泉村去攻坚。马喊水替得福四处摸底试探，李大有坦言老人们不走，他们的子孙就不会抛下他们走。马喊水在村里开整村搬迁的动员大会，众人皆是反对质疑，就连之前支持过吊庄移民工作的水旺爷爷，也不表态支持，强调这是要斩断村根的大事。年纪最长的李老太爷带着村民们离开会场，表明了态度。几个年轻人私下找到得福，表示想搬走，他们都是姓马的年轻人，可村里另一大姓氏李姓中没有支持者。得福又去找李老太爷，发现他喝了农药，众人赶忙用拖拉机把他往医院送。拖拉机在崎岖的土路上缓慢行驶，多亏马喊水喂李老太爷喝下的肥皂水拯救了他的性命。搬出去不是

要断根，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后人到了哪儿，根就在哪儿，得福的真情流露终于打动了大家，涌泉村迁至闽宁镇。

尾声，美丽家园 2016 年。闽宁镇的生产和生活都欣欣向荣，担任副县长的得福从葡萄酒推介会现场匆忙离开，妻子高青峡告诉他，他们的女儿贝贝失踪了，跟她一起不见的，还有麦苗和得宝的孩子，水旺、尕娃两家的孩子，而孩子们留下的纸条显示，他们要回老家。得福想起妹妹得花提起过要回老家做调研，便赶忙联系到了得花。孩子们果然跟得花在一起，他们通过电话控诉了父母们忙于工作疏于对他们的关心，用补习班扼杀自由天性，以及言而无信的种种。家长们陷入了沉默，他们反思后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也回故乡看看。曾经的孩子结伴逃出大山，如今他们的孩子奔跑在青山绿水间。这里是涌泉村，这里是水最甜的地方。

格雷马斯认为表层结构的叙事语法由欲望生成、能力齐全、目标实现和得到承认构成 [4]，《山海情》的表层结构分析如下。

(一) 欲望生成。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是动机，即剧中的什么因素促进了人物的行动。[5] 在《山海情》一开场中，就以旁白的方式讲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1991 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百姓能吃饱肚子，把一部分人从山里搬迁到银川附近的平原，实施“吊庄移民政策”，被借调到吊庄办的农校毕业生马得福向张树成报到，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自己的家乡涌泉村劝说村民搬迁。剧中以一个大全景展开涌泉村的环境，荒山展露，不长庄稼。从他和张树成的对话切换中，得知了对马泉营的规划，“塞上江南”，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塞上江南”就是张树成和马得福最强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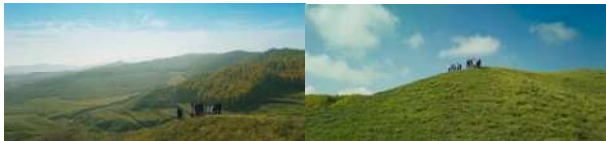


图一：1991 年，苦脊天下的西海固

(二) 能力齐全。作为影视剧中的主体，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方法和手段，同时剧中其他人物关系的设定中也都帮助主体具备相应的能力。在《山海情》中，电视剧塑造了群像，马得福作为基层干部，脚踏实地，具备实干的能力，苦口婆心地劝返吊庄户，帮助村民完成“吊庄移民”工作，软磨硬泡给移民村通电，在东西协作扶贫政策出台后带领村民们共同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凌一农，福建援助宁夏的菌草专家，具备技术能力，带领团队来到闽宁村带领大家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双孢菇，让西海固地区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持续收入。陈金山，从福建派来的干部，为宁夏西海固地区推进了劳务输出、发展庭院经济等政策，具备实干、沟通、大局观等能力。杨县长，霸气果敢，敢为人先，她是一方百姓的“主心骨”，看着村民们蘑菇滞销，努力帮菇民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在夸奖和肯定了福建来的科学家的辛勤工作和作风时，也批评了自己的干部欺下瞒上、弄虚作假的腐朽作风，具备务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马得福在帮助村民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杨县长、陈金山、凌一农的及时帮助。

(三) 目标实现。是核心阶段，是指一个使状态发生从拥有到失去或从没有到拥有转换的行为。剧中，马得福带领村民落户闽宁镇，种植菌菇、劳务输出等等，20 年的时间，勤劳的西海固人民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有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换

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片中，以一组航拍镜头，呼应影片的开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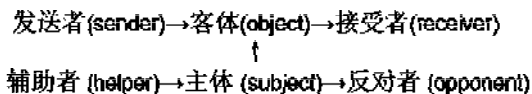


图二：2016年，绿水青山的西海固

(四) 得到承认。叙事的最后是对事件做一个结局，判断结果如何，结局是否圆满。电视剧《山海情》的结尾部分，“谨以此片，献给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伟大的人们，献给时代楷模‘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闽宁镇的发展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典范，是中国式脱贫致富的成果。“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是一个人一群人的真实经历，是对以马得福为代表的脱贫攻坚一线人员的肯定和认同，是对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行为的奖赏，是一幅荡漾理想主义浪漫、蕴涵现实主义真切的画作。

三、《山海情》的行动元模式

普洛普“提出故事的基本单位是角色和功能，每一种人物角色都承担一定的功能”，格雷马斯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行动元”的概念，提出了“行动元模式”。认为行动元是结构单位，即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从而解释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件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等的相互关系。这六个“行动元”之间的结构关系图如下：



图三：行动元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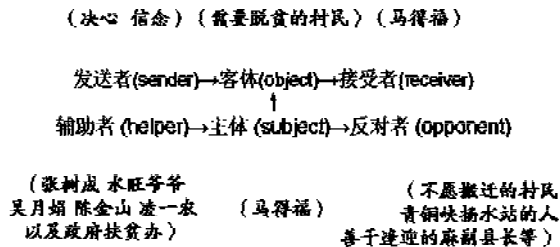
根据格雷马斯的理论，《山海情》行动元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 主体和客体。主体是充满欲望的存在，通常是叙事作品中的主人公，客体指的是被主体渴望并追求的目标。[6] 影片主要围绕马得福用尽各种办法动员大家去吊庄，并帮助村民们留下来，东西部合作，经济不断发展，闽宁镇变得越来越好。因此，主体是马得福，客体是帮助闽宁镇普通的贫困村民实现脱贫致富。

(二) 发送者和接受者。主体有时不能直接到达客体，实现欲望，必须由发送者提供一个契机。马得福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搬迁走后的村民回到飞沙走石的条件艰苦的荒漠中的吊庄基地，村民回到村中，要解决水的问题、电的问题、带领村民种蘑菇发展的问题、为蘑菇寻找销路等等的问题，在种种的困难面前，马得福积极奔走，毫不畏惧，并且有一腔热血，正是这些信念，以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民干部的坚持不懈，足够踏实，促使马得福完成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因此，脱贫攻坚的决心和信念是发送者，马得福就是接受者。

(二) 帮助者和敌对者，即帮助或阻碍。《山海情》的片名中，山指的是黄土高原之上的西海固山区，海指的是祖国西南海岸边的福建省，情就是两省跨越 2000 公里实现对口帮扶的情谊。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张树成、马得福动员涌泉村村民搬到玉泉营，混乱关头，水旺爷爷出面，跟马得水家带头报名去吊庄。福建来的闽宁办主任吴月娟和陈金山轮番向基层干部介绍着福建的帮扶政策，劳务输出解决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马得宝在凌一农的指导下，菇棚有序修建，蘑菇在农贸市场卖出了好价钱，菇一茬茬地出，得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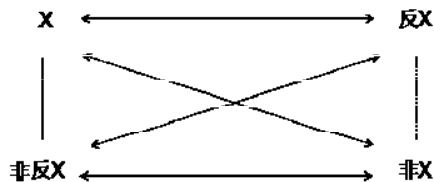
的口袋渐渐鼓了起来。张树成、陈金山、凌一农以及政府扶贫办是主体的帮助者。而影片中，不愿搬迁的村民、青铜峡扬水站的人、善于逢迎的麻副县长等都站在马得福的对面，为脱贫攻坚的工作带来难度。《山海情》行动元模式图如下：



图四：《山海情》行动元模式图

四、《山海情》“符号矩阵”的变化性和多义性

格雷马斯在行动元角色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符号学矩阵”模型理论。格雷马斯认为，故事起源于 X 与反 X 之间的对立关系，随着叙事的不断展开会出现新的故事因素，即非 X 和非反 X，元素不断的加入，故事的叙述也就展开了。X 与反 X、非反 X 与非 X 之间的对立关系，X 与非 X、反 X 和非反 X 之间的矛盾关系，X 和非反 X、反 X 和非 X 之间的蕴含关系，“符号学矩阵”从二元扩展到四元。关系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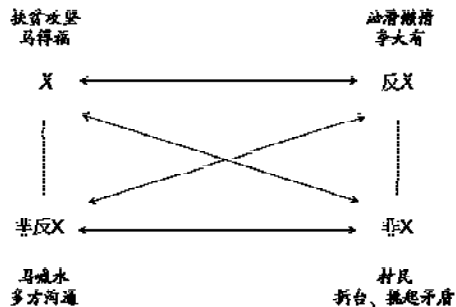


注：←→ 对立关系 ↔ 矛盾关系 — 蕴含关系

图五：“符号学矩阵”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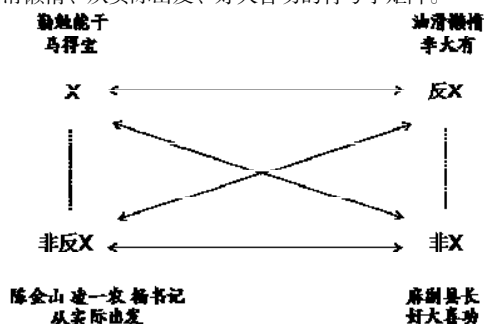
根据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理论，《山海情》这部影片虽然没有明显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在故事的不断发展和讲述中，不断出现二元对立关系，这也是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理论在当下电视剧叙事中的多样性和多义性的体现。

在电视剧一开始，马得福为符号矩阵中的 X，与其对立的以李大有为首的不愿移民的涌泉村村民为反 X，但不是绝对的对立。不了解情况的涌泉村村民，听了李大有的吹嘘，帮衬着李大有，但因对老书记的地位有所忌惮，在对待李大有和老书记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因此是非 X。马得水支持张主任、马得福的工作，但和李大有是同村关系，没有明确的关系，因此是矩阵中的非反 X。电视剧开篇的四个元素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将电视剧开场以符号化的解读后形成了脱贫攻坚、油滑懒惰、非油滑懒惰、非扶贫攻坚的符号学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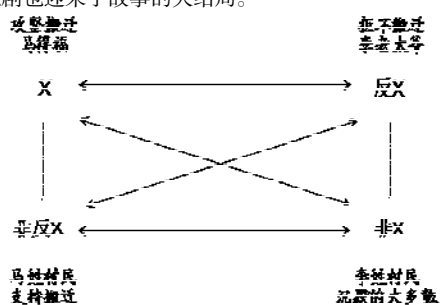
图六：《山海情》“符号学矩阵”模式一

在种植双孢菇的过程中，马得福劝说得宝跟随凌一农学习建棚、种菇，马得宝为符号矩阵中的 X，李大有从观望种蘑菇、种菇、卖不出去蘑菇、闹事到烧了菇棚为代表的反 X，麻副县长不做实地考察，不负责任地下达开现场会的命令，了解到双孢菇滞销的事实后，仍然粉饰太平，向上级隐瞒实际情况，麻副县长为非 X。陈金山不断促进种菇事业的发展、东西部的沟通；凌一农不断科技研发尝试在西部种出蘑菇，并不断帮着村民种蘑菇、销售蘑菇，从实际出发为马泉营的村民着想；杨书记在得知村民面临的实际状况和迫切问题后，雷厉风行的当场表示要解决问题，他们为符号矩阵中的非反 X。这也是电视剧文本三分之一处的高潮部分，形成了勤勉能干、油滑懒惰、从实际出发、好大喜功的符号学矩阵。



图七：《山海情》“符号学矩阵”模式二

在电视剧的结尾高潮暨在 2004 年的迁村事件中，涌泉村整村搬迁成难事，马得福回涌泉村去攻坚，为符号矩阵中的 X，在整村搬迁的动员大会上，村民全是反对质疑，就连之前支持过吊庄移民工作的水旺爷爷，也不表态支持，年纪最长的李老太爷直接带着村民们离开会场。马得福去找李老太爷，李老太爷以死拒绝搬迁，喝了农药，多亏马喊水用肥皂水拯救了他的性命。李老太爷为符号矩阵中的反 X。几个马姓的年轻人私下找到得福，表示想搬走，他们为符号矩阵中的非反 X。可村里另一大姓氏李姓中没有支持者，也不愿出头，为符号矩阵中的非反 X。这是《山海情》在电视剧结束高潮中文本分析，形成了四个元素的二元对立关系，随着矛盾的解决，电视剧也迎来了故事的大结局。



图八：《山海情》“符号学矩阵”模式三

从以上三个不断变化的符号学矩阵图可以看出，马得福与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对立、矛盾、蕴含的关系是电视剧中最核心的关系。在这个对立关系之下是贫困与发展、人心与制度、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马得福作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一心为民，简单纯粹，凭着满腔赤诚和一股子韧劲带领村民建设家园，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以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不算特别明显的反派人物，很多行为是典型的父权和夫权的代表，爱耍小聪明，但这种“聪明”往往起着负面作用。在剧中表现的脱贫攻坚的

过程中，以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从拒绝，到主动靠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以马得福代表的基层政府脚踏实地、攻坚克难，两者矛盾的形成、解决、再形成、再解决，符号矩阵不断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以马得福代表的基层政府领导力与公信力得到印证。

在电视剧《山海情》表现的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以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从拒绝，到主动靠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以马得福代表的基层政府脚踏实地、攻坚克难，两者矛盾的形成、解决、再形成、再解决，符号学矩阵不断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以马得福代表的基层政府领导力与公信力得到印证。通过上述的符号学矩阵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山海情》的深层叙事结构，贫困与发展、人心与制度、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是传递给受众并启迪受众更多的思考。

五、结语

《山海情》是一部成功的主旋律电视剧，剧中描绘了东西协作闽宁两省脱贫攻坚道路上的群像，因此，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对叙事方法、叙述视角的把握不是一次性到位的，必须要反复修正才能理清人物关系、故事原貌，探寻故事深层。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和符号学矩阵，揭示了电视剧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下复杂的人物关系，找寻电视剧表达的受众接受。

参考文献：

- [1]《山海情》热播 李晓川化身麻副县长套路多,北青网 [引用日期 2021-01-21]
 - [2]胡炜翌.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理论研究.渤海大学.2013.6
 - [3]《山海情》剧情简介,
https://www.iqj.tv/yingshi/juqing/15948031816945_23.html
 - [4]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 [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遏止野火 [M].河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6][法] 格雷马斯.论意义 [M].吴泓缈,冯学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 [7]天加一文化传媒订阅号文章,热门影视 | 《山海情》,2021年9月29日
 - [8]唐鑫.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电影《战狼2》.《戏剧之家》.2018年第13期
 - [9][英]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0]《山海情》搜狗百科,
<https://baike.sogou.com/v191264633.htm?fromTitle=%E5%B1%B1%E6%B5%B7%E6%83%85>
 - [11]格雷马斯,哲学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12]格雷马斯,王国卿译.行动元、角色和形象 [M].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13]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 [J].法国研究,2003(01).
- 作者简介：张慧芳，女，1985年7月生，汉族，山东临沂人，学历：硕士，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新媒体与影视学，